



## 「湯英伸事件」之省思

● 許雅貴\*

民國 75 年 1 月 25 日上午，臺北市新生北路一家洗衣店裡發生了重大命案，死者是洗衣店的老闆、妻子及兩歲大的女兒，一家五口僅被害人的兩名兒子倖存，由於死者遭歹徒以重物擊打，頭部破裂死亡，幼女則被活活摔死，歹徒手段十分兇殘，給社會帶來極大的震撼，電視新聞甚以「滅門血案」為題，做了很大的報導，當天的晚報亦以三版頭條刊登此一事件，警方則封鎖現場進行搜索勘驗。根據被害人大兒子的描述，當天夜裡聽到母親和妹妹的喊叫聲，也聽到洗衣場傳來的碰撞聲，而後看到叔叔（工人湯英伸）在他們房間門口停下來喘氣，不久就提著行李離開了洗衣店。警方根據線索展開圍捕行動，當天晚上六點，湯英伸就在當警察的哥哥陪同下來到警局自首：

問：教育程度？現操何種職業？家庭狀況？

答：嘉義師專四年級肄業。現在沒有做事。家有父母湯保富、母親汪枝美……等五人。生活依靠父親薪津收入維生。小康。

問：有無前科？有無參加不良幫派？

答：沒有前科。沒有參加不良幫派。

問：你今天是為何事來分局？

答：因為我於 75 年 1 月 25 日凌晨一時許，在本市新生北路二段 137 巷 49 號翔

\* 許雅貴，南台科技大學華語中心（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助理教授。

翔電腦乾洗店殺人，現在來分局投案。

問：你是如何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137巷49號翔翔電腦乾洗店做工？

答：我是於75年1月16日中午，由世吉介紹所邱世芳先生介紹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137巷49號翔翔電腦乾洗店工作，至今有九天。<sup>1</sup>

這份筆錄可以看出，他來自健全的家庭，目前是嘉義師專肄業生，沒有任何不良前科，也沒參加幫派記錄，然下山工作才九天，這個本該作育英才又沒有前科的國家棟樑竟成了殺人犯，有一家報紙把這件命案定性成「引狼入室的悲劇」，譴責湯英伸忘恩負義的行為。但是，在指責這位少年犯的當下，有新聞工作者開始去挖掘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因為這位少年，是一位文武全才、深受同學及族人喜愛的孩子，他是校園中的風雲人物，家裡的房間掛滿他琳瑯滿目的榮譽，而這樣一位前途閃耀的少年，為何才來到平地九天就犯下滔天大罪？

在探討案件的過程中，慢慢地揭露潛藏已久的社會問題，發現造成這場悲劇的主要原因，是無良職業介紹所的欺騙和原住民長期受到平地人的歧視與壓榨。

湯英伸因為看到報紙上的徵人廣告，匆匆的抄下地址就前去應徵，殊不知自己已經踏入職業介紹所的陷阱。他應徵的「天祥西餐廳」，要求他先繳一千塊，湯英伸因為沒錢只得先繳五百元，不料老闆又告訴他要繳三千五百元，且餐廳還沒開張，先去一間洗衣店做工，待遇一天五百元。因求職須知有一項註明：「求職人員在本中心登記後，被本中心介紹去做任何一項工作，而不做再回來者，介紹費不能退回，可免費介紹工作。」湯英伸只好又繳了五百元給介紹所老闆，而後洗衣店的老闆來把湯英伸帶走，並付清了湯英伸的欠款二千元，但借據總共是二千二百元，原來到洗衣店的計程車費兩百元也算在湯英伸的帳上，因為欠了老闆錢，身分證被老闆扣押，開始了他在洗衣店不得喘息的工作，就是這一連串的欺騙與壓榨，成了悲劇的開端。他心想已經工作了八天，一天工資五百，應該可以抵償欠債，於是向老闆提出辭職，順便索回被扣留的身分證，彭老闆竟回：「你吃我的、住我的，一天工資兩百，就想一走了之，你還欠我錢哪！」「番仔！你只會破壞我的生意！」他不懂當初講好一天五百的工資怎變成兩

<sup>1</sup> 官鴻志：〈不孝兒英伸〉，《人間》，1986年，第9期，頁96。



百，白白做了八天工還欠了六百元，那句「番仔」更重挫了他的心。為了這工作他常被機器弄傷，又總是惹老闆生氣，他深切地感受到「不公平」的存在。

湯英伸想當老師的心願已因休學而暫時畫下休止符，來到臺北更讓他感到夢想破滅，當天他一口氣喝了五、六瓶酒，半夜裡又被老闆強拉起來工作，他的心裡湧起一股哀怨和憤怒，憤而對老闆說：「我不做了，你另請高明。這總可以吧？」彭老闆一拳就打了過去，兩個人扭打起來，湯英伸被推到洗衣機旁，情急之下順手抓了一支拔釘器，擊中彭老闆的下巴，「因為地板潮濕，彭老闆滑了一跤，第二次打去，正好擊中後腦。後來，我失去理智，不斷地打他的胸部，不知打了幾下……。」彭太太聞聲衝過來，拿椅子打湯英伸，「王玉琴往屋外跑，我又撿起拔釘器，追上去打了好幾下。打到她不動為止。」小女兒一直哭，湯英伸一急就把她推倒在床下……。終因一時失去理智，殺害了三條人命。

事件發生後，由於牽扯出種族歧視和職業介紹所的問題，引起各界廣大迴響，時原住民九族代表、宗教界、新聞界、文藝界、文化界人士和學者共計 122 人及 6 家雜誌社，聯名為他展開救援活動，然終被執行死刑，至今仍是台灣最年輕的死刑犯。

《人間》雜誌持續這股社會力量，事後還為湯家和被害人彭家展開募款，照顧彭家的兩位遺孤及幫助生活流離的原住民解決都市生活的適應問題。彭家的寬恕使兩家的仇恨與哀傷得以解放；而湯英伸受盡欺騙、苦痛、侮辱的生命史換來的是社會和民族的隔閡消彌，即使事件已平息，傷痛也遠去，但所產生的社會力量仍將持續不斷地蔓延，共同在社會實踐中化解悲劇的發生，以期不會再出現下一個湯英伸，那麼湯英伸的悲劇也就有了意義。

